

“V他个NumP” 构式语义研究

吴 熹

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安徽 芜湖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1日

摘 要

本文基于构式语法与认知语言学理论, 系统分析“V他个NumP”构式的语义特征及构式义浮现的动因。研究发现, 该构式通过整合具备[+自主] [+意愿] [+未然]特征的动词与[+定量] [+有界] [+结果]属性的数量短语, 整体语义呈现出主观性与非现实性。构式义生成源于三层动因协同作用: 认知层依靠“距离象似性”建立主观大量基础; 成分层通过“他”的隐喻与“个”的个体化功能注入主观态度; 交际层借助交互主观化增强语势的语用功能。本研究为汉语主观性表达研究提供了具体案例, 并验证了构式语法对汉语特殊句式的解释力。

关键词

V他个NumP, 构式, 主观大量, 非现实性

A Semantic Study of “V Ta Ge NumP” Construction

Xi W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Received: July 13, 2026; accepted: August 10, 2026; published: August 21, 2026

Abstract

Based on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or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he construction “V ta ge NumP” and the motivations behind its constructional mean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by integrating verbs characterized by features such as [+volitional], [+intentional], and [+unrealized] with numeral phrases possessing properties like [+quantified], [+bounded], and [+resultative], the overall seman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exhibit subjectivity and irrealis. The constructions' meaning emerges from three interacting layers: cognitively, distance iconicity establishes subjective quantity; compositionally, the metaphorical “ta”

and individuating “ge” convey attitude; communicatively, intersubjectification intensifies expressive force. This study provides a case in point for Chinese subjectivity research and confirms the efficacy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explaining the unique sentence patterns of Chinese.

Keywords

“V Ta Ge NumP”, Construction, Subjectivity, Irreal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现代汉语口语中, 存在一种表达主观情感与态度的特殊句式: “V + 他/个 + NumP”, 例如:

- (1) a. 我自觉还能撑他个几个时辰!
b. 一觉至少睡他个两百或三百年。
- (2) a. 我要烧! 烧他个一千二净!
b. 我要玩他个一天。

与典型的双宾语结构不同, “V + 他个 + NumP” 结构是现代汉语中一种主观色彩很强的句式。该结构中的关键成分“他”与“个”经历了语法化过程, 其语义高度虚化, 句法地位亦不明确; 然而, 其出现与否却影响着句子的主观情态解读。正因其在表达主观量与情感态度方面的独特价值, 该结构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该构式的归属问题与表层形式分析, 对其语义构成以及 V 和 NumP 与构式义的互动关系尚未深入展开。鉴于此, 本文将系统考察该构式的语义特征与动因, 首先剖析“他”与 NumP 在结构中的语义角色; 进而探讨构式整体的语义特点; 最后从认知角度阐释该构式义的形成理据。本文语料主要来自 CCL 语料库, 并针对“V 他个 NumP”的口语特性, 辅以网络文学、影视剧台词中的实例; 另从人民网、新华网、百度、知乎等渠道补充了一批新近语料, 经甄别筛选后纳入, 以保证语料的规范性与代表性。

2. 文献综述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V 他个 X”这一整体构式, 而对其中“V 他个 NumP”这一具体子类的关注相对不足; 即便有所涉及, 也大多集中于句法分析, 其语义特征有待专门而深入地探讨。为此, 本节将遵循从整体到特殊的逻辑, 首先综述“V 他个 X”构式的研究概况, 进而聚焦于“V 他个 NumP”子构式的语义研究现状。

2.1. 有关“V 他个 X”的研究

学界对“V 他个 X”构式生成机制的探讨, 主要形成“糅合生成说”和“构式压制说”两条路径。糅合说主张该构式是“V 个 X”与“V 他 N”类推糅合的产物, 但其历时论证较为表面; 构式压制说强调双宾构式、数量构式等多重压制与整合的作用, 却相对忽略了“他”“个”等构件的词汇压制功能。张爱玲提出“模块分层组合”思路, 将构式义视为构件语义逐步组合的结果[1]; 胥嘉阳则从历时视角指出, 构式义是在形式虚化、结构重组、使用扩展和语义互动的共同作用下, 由具体动作描述固化为一种主观

情态表达[2]。

语义内涵方面,研究可归纳为三个层次。其一,主观大量与高程度义:朱德熙关于“个”使谓词成分名词化并表高程度的论断为此奠定了基础,后续研究进一步明确该构式带有夸张性评价[3]。其二,未然性、能动性与决心义:构式多表未然事件,蕴含强烈施动力和主观意图,李剑影将其概括为“能动赋予+将来时态”[4],张爱玲和于艳丽均强调其传达说话人达成结果X的强烈决心[1][5]。其三,丰富的评价与情感色彩:于艳丽指出构式可传递肯定、期待、夸张等态度[5],韦诗婷则认为体现了“随意、直爽”的语气,这些情态与主观大量特征紧密互动,增强了话语表现力[6]。

既有研究虽从生成机制和语义特征两方面推进了认识,但整体上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形成机制的描写尚停留在宏观假设层面,具体演化过程远未明晰:雷冬平将其归于双及物构式的类推拓展[7],李剑影的句式分析也未将构式作为整体考察其形成[4]。另一方面,部分分析在构式义的来源上过度归因于构件,如“模块分层组合”思路便与构式“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基本理念形成内在张力。这些局限表明,未来研究需要结合语料,在整体构式观下平衡构件功能与构式义的互动关系,从而更系统地揭示其形成机制。

2.2. 关于“V 他个 NumP”构式的研究

现有学界针对“V 他个 NumP”构式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构式内“他”与“个”两个成分的个案考察。一些学者认为“他”的代词功能已然弱化,更多是一种虚指用法,语义虚化,主要用来增强语势和渲染情绪,而非指代具体对象。赵元任提出“假宾语”概念,认为“他”是傀儡性间接宾语,为形容词补语(如“痛快”)提供名词化接口[8]。朱德熙同样将“个+XP”视作程度词衍生的体词性宾语,并指出虚指“他”的插入是双宾构式成立的句法条件(如“玩痛快”→“玩他个痛快”)[3]。然而,雷冬平基于语义指向的分析指出,“他”是否虚化须视构式类型而定:在“给予”义双及物构式中,给予对象“他”承载着语义表达的重点信息,仍保持较高的指称性,不可轻易视为虚词;而在“获得”义双及物构式中,信息焦点集中于获得物,动作来源“他”的指称价值随之弱化,方具备虚化的条件[7]。这一区分揭示了“他”的虚实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呈现渐变的特征。杨福兵和吴媛媛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微观视角的研究,系统考察了“他”虚化程度的层级差异,指出虚化过程并非单向的语义流失,背后隐藏着功能重组与新价值的生成——虚化后的“他”在丧失指称性的同时,仍保留了若干实用痕迹。虚指代词的“他”具有增强语势、增加感情色彩、强调前面动词的作用,但其语义效应、语用功能与表达效果会随虚化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9]。

在“他”的具体语义层面,学界形成了三种解释路径。其一为主观量标记说,但具体倾向有分歧,或概称为“主观量标记”[10],或细化为“主观贬量标记”[11]。王寅、王天翼则持更为灵活的看法,认为“他”所标记的量既可偏多亦可偏少,具体解读高度依赖语境的调节[12]。其二为情感强化功能说,黄国荣、廖旭东指出“他”能显著加强语势、增添感情色彩[13];熊学亮则将“他”与构式的核心语义直接挂钩,视其为“宣泄情感”的结构性手段[14]。其三为语气词属性说。王寅、王天翼从语气角度切入,将“他”界定为宣泄情绪的语法标记[12];杨子、熊学亮在此基础上概括构式义为“意欲施为至某种程度”,并指出该语义必然伴随情绪宣泄的语用效应[15]。

相较于“他”的研究热度,“个”在该构式中的功能虽受关注,但讨论相对集中。现有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一方面,它被认为具有主观赋量作用,既可表示主观限量[16],也可被看作主要功能是“主观赋量”,能赋予主观大量或小量[17]。另一方面,它也被指出承载了说话人轻松、随意的态度与情感[16]-[18]。值得注意的是,“个”与“他”的功能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存在深层的协同互动关系。雷冬平明确指出,“他”与“个”的语义虚化是双向催化、互为条件的过程,二者的语法化进程共同推动整个构式的

语法化,而构式整体的语法化完成之后,又反过来为“他”和“个”的重新分析提供了结构环境,进而催生新的形式-功能配对体。这种成分与构式之间的循环互动关系,最终使构式趋于高度凝固化,内部边界模糊,难以切割为独立的语义贡献单元[7]。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虽已基本勾勒出“V 他个 NumP”构式以“主观大量”为核心,兼具“未然能动”和“强烈情态”的语义轮廓,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部分研究过于关注结构在形式与语义上是否符合既定框架,却忽视了决定其归属的内在动因以及历时演变中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部分研究将构式的整体语义特征(如“决心义”“宣泄义”)直接归结于某个具体构件(如“他”),而构式义本身应指构式的整体意义和语用效果,具有完型性、动态性、能产性、层级性和语用性等特征,这一做法与上述内涵之间便形成了内在张力。因此,本文将延续构式化研究路径,通过考察“他”和“个”两个核心构件在构式义实现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方式,然后聚焦于“V 他个 NumP”整体构式语义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层级关系,同时将构式义生成的动因纳入分析框架,以期为该构式的语义研究提供更具系统性的阐释。

3. 构件的语义特征

3.1. 动词 V 的语义特征

既有研究对主观量构式“V 他个 NumP”的关注,多集中于“他”的语法化路径及语用功能,对动词 V 的讨论则相对有限。该构式作为典型的口语表达式,“V 他”常构成一个紧密的韵律单位,这决定了其中的 V 以单音节动词为主,多表示具体行为或心理活动。V 既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是不及物动词,同时具有[自主性]、[未然性]与[意愿性]三项核心语义特征。

3.1.1. 自主性和意愿性

“自主性”指动作主体能够有意识地支配行为的发生。在“V 他个 NumP”构式中,V 通常为动作动词,如例(3)~(6)中的“赏、要、打、喝”,这些动词所表行为均受施事主动控制。以“赏他个脸”为例,该动作能否实施完全取决于施事的主观判断与意愿,因此构式天然带有[+自主性]特征。同时,[+自主性]蕴含[+意愿性]——凡能自主施行的行为,必然包含施事的主动意图,因而进入该位置的动词均呈现强烈的主观意志。

- (3) 既然主动来送礼了,那就赏他个脸。
- (4) 别看他人不起眼儿,……要他个鸟儿就不给我。
- (5) 打他们,打就要打他个三天三夜。
- (6) 春风得意时,我也要喝他个三盅五杯。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非自主动词在构式压制下亦可获得自主性解读。例(7)中“死”本为不可控的自然规律,但后接补语“一干二净”明确了可追求的目标,使死亡带有了人为决断的意味,从而转为自主动词。例(8)中,“输”通常取决于对手、环境等客观因素,但整句并非陈述既定事实,而是说话人对未来局势的主观推断,带有“即使再输也仍在掌控之中”的意愿色彩,因此“输”也被赋予了可控性。可见,该构式通过语义压制,即便原为非自主动词,也会被整合进构式的意愿框架,从而服务于整体主观大量义的表达。

- (7) 要死就死他个一干二净。
- (8) 再输他个几场——治标的办法:姚范联手共度难关。

3.1.2. 未然性

该构式中的 V 还具有[未然性],即动作行为尚未实现,具有非现实情态。这一特征内嵌于构式本身,

构成一种无标记的将来时。若添加完成体标记“了”或将然标记“将”等，句子接受度便会显著降低，如：

(9) 想家里此时必定已是炊烟袅袅，待我回家喝他个三两杯。

*我想家里此时必定已是炊烟袅袅，待我回家喝了他个三两杯。

(10) 就冲他那种态度，罚他个500万都不算多。

*就冲他那种态度，罚了他个500万都不算多。

例(9)是说话人对归家后情景的主观期待，动作尚未发生，属于未来时段；“了”标示已实现，与其语义冲突。例(10)是说话人基于对方态度而发出的不忿评论，同样表达未执行的处罚意愿，若添加“了”则转换成现实陈述，与构式传达的主观推想义相悖。这也印证了马庆株与吕叔湘所指出的：此类构式排斥完成体标记，倾向于表达未实现的动作或事件[19][20]。

综上，构式“V 他个 NumP”对动词 V 的语义选择具有系统性制约：V 须兼容[+自主]、[+未然]、[+意愿]的语义特征，即便原本非自主的动词，进入构式后也会在构式压制下获得相应的可控与意愿解读，从而共同服务于构式整体主观大量与非现实情态的表达。

3.2. 数量短语 NumP 的语义特征

3.2.1. 定量性

NumP 具有[定量性]、[有界性]和[结果性]特征。定量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观定量，即目标数量的确定性。此结构中目标只有一个。这种数量特征对句式的决心义的生成有一定作用，这可以从相关现象中窥见一斑。如：

(11) 给他个两巴掌。

*给他个巴掌。

(12) 再嚷嚷，就给他个一刀子棍子。

*再嚷嚷，就给他个刀子棍子。

其次，NumP 的[数量性]还表现在[主观大量]上。数量成分可通过有标记的词汇手段表达主观大量，如使用表示数目较大的数量短语。例如：

(13) 这种事你不花个八九百能解决吗？

3.2.2. 有界性

该构式受“单一新信息限制”的句法约束：动词后小句通常只能有一个成分负载新信息。当“他”为实指人称代词时，因其与上文同指，属于已知信息，因此 NumP 便成为唯一的新信息载体。为了凸显这一新信息，句子需要采用焦点化手段，最常用的方式即为给宾语附加数量成分，如“打他个两嘴巴子”。

若“他”为虚指，则不存在上述旧信息干扰，此时 NumP 天然充当新信息焦点。但吕叔湘曾指出，在“逛他个三天北京城”一类虚指“他”的句式中，如果直接宾语前缺少数量限定，句子便不能成立[20]。例如：

(14) 一时间也不必合城尽剃，只须竖出顺民旗，剃他个十几个头。

*一时间也不必合城尽剃，只须竖出顺民旗，剃他个头。

(15) 我希望每天都喝他个两三杯。

*我希望每天都喝他个杯。

(16) 我计划明天看他个两三部电影。

*我计划明天看他个电影。

上述例子表明,即便 NumP 已是焦点,若其无量词性数量成分,整个事件便呈无界状态,与“无指代词宾语句须表有界事件”的语义要求相悖[21]。因此,需在 NumP 前添加约数成分,甚至可省略名词而只说数量(如“赚他几十万”),以限定动作的量度或幅度。这些数量成分既满足了有界性的组配原则,也在主观上完成了对 NumP 的量化与个体化。

3.2.3. 结果性

“结果性”指数量短语 NumP 是动词 V 所表示动作行为导致的一种结果状态,该状态具有明确的数量特征。从语义功能看,NumP 兼具双重属性:其数量特征使之接近“程度补语”,而其作为动作产物的状态又使之符合“结果补语”的界定。程度补语与结果补语并非截然对立,甌齐认为程度补语包含结果义[22],张旺熹亦将数量补语归入结果补语范畴[23]。例如:

(17) 今日空气闷得很,我就到庭院石板上敞开胸怀,好好地睡他个一觉。

(18) 要么不玩,要么就玩他个三天三夜。

例句中的“一觉”“三天三夜”分别补充说明了“睡”与“玩”所达成的具体状态,是动作在时量或物量上呈现的结果,体现了 NumP 的结果性。“V + 他个 + NumP”作为双及物构式的一个子类,专门表达结果义。其与一般述结式虽在语义上都可表结果,但句法表现显著不同:

(19) a. 烫他个大燎泡。

b. *烫出他个大燎泡。

c. 洗衣服。

d. 洗坏了衣服。

(19a)中,“烫”直接导致“大燎泡”这一结果出现,结果义由“数量名”结构“个大燎泡”整体承载。若如(19b)在动词后附加结果标记“出”,句式反而不合法。相比之下,一般述结式如(19c)仅陈述动作“洗”,不含结果义;若要表达结果,则须在动词后添加补语,如(19d)中的“坏”,以明示宾语“衣服”的状态变化。由此可见,两种结构表达结果义的途径根本不同:“V + 他个 + NumP”通过对名词进行数量限定来构建结果状态;而一般述结式则依赖在动词后添加补语成分来标示宾语的变化。这种区别正是该构式在形式与功能上独特性的关键体现。

4. “V 他个 NumP” 构式的整体语义

4.1. 主观性

构式“V 他个 NumP”不仅具有特定的句法语义信息,还承载了丰富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主要体现在说话人的认识与情感两个维度上。

4.1.1. 说话人的认识

该构式所承载的通常不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而是说话人依据可及证据做出的有据推断(informed inference)。这种“证据 - 推断”的认识模式与传信范畴(evidentiality)密切相关。张伯江将汉语的传信表达归纳为三个层面:交代信息来源、表达对信息真实性的态度、以及对事件可能性的估测[24]。“V 他个 NumP”构式主要涉及后两类功能。

具体而言,该构式不仅传达了说话人对“V 动作达成 NumP 所示量”这一命题的高度确信,而且构式形式本身即是对推断可靠性的形式化确认。推断所依赖的证据通常来源于前文语境——或明示、或隐含——而构式则充当由证据导向结论的句法桥梁,其所引出的结论往往带有主观量度评估的性质。例如:

(20) 时间长了也就混熟了, 什么时候他们该来了, 什么时候他们该走了, 准猜他个八九不离十。

(21) “那齐怀义是只很值钱的马羊, 咱们来个绑票勒索, 捞他个千百万, 再快活逍遥去也, 你看怎样?”

(22) 这些无不是长篇幅、大制作, 动辄花他个几千万也属稀松平常。

在上述例句中, “猜他个八九不离十”、“捞他个千百万”、“花他个几千万”均非对已发生事件的描述, 而是说话人基于既有事实(“混熟了”、“很值钱”、“长篇幅大制作”)结合自身经验所做的量化推论, 句式整体传递出说话人对该推论结果的高度确定性。

4.1.2. 说话人的情感

句式的主观性还显著体现在说话人情感的介入上, 其核心机制是移情。Kuno 将移情定义为说话人将自己认同于句子所描述的事件或状态中的某一参与者[25]。沈家煊也指出, 移情是说话人表达主观情感的重要方式[26]。

在“V 他个 NumP”构式中, 当动词(V)具有负面语义特征(如遭受、耗费、艰辛等)时, 句式常在表达推论的同时, 蕴含说话人对事件中受事或经历者的同情、感慨或关切。此时, 说话人并非客观陈述, 而是将自己的情感体验投射到参与者身上, 设想其处境并表达共鸣。这种情感是说话人单方面的主观赋予, 参与者自身是否实际体验此种情感则未可知。例如:

(23) 他一天在外, 为国事操心, 回到家来, 你再骂他个不痛快, 还能怪他发点脾气吗?

(24) 发生了这档子事, 要赢了这场仗, 乡亲们必得苦他个七八年了!

例(23)中, “骂”为负面行为; 说话人移情于“他”, 对其可能因被骂而陷入“不痛快”的境地表示理解, 并为“他”后续的“发脾气”行为提供情理上的辩护。例(24)中“苦”是负面状态; 说话人移情于“乡亲们”, 对其未来可能长期遭受的“苦”境表达了深切的不忍与同情。“骂他个不痛快”、“苦他个七八年”不仅是对未来情景的推论, 更通过选用负面动词和量化表达, 强烈注入了说话人对参与者境遇的情感性评价与共情。

总体而言, “V 他个 NumP”句式是一个强主观性表达格式。它融合了说话人基于证据的确定性推论与鲜明的情感立场: 在认识层面, 它充当一种高度承信的传信手段; 在情感层面, 它又可作为移情与情感投射的语用载体。这两方面共同作用, 使得该句式在陈述量化预期结果的同时, 总能传达出说话人强烈的个人态度与立场。

4.2. 非现实性

现实性(Realis)与非现实性(Irrealis)是人类语言中一对重要的语义语法范畴。Mithun 指出, 现实性情状描述那些已实现、正在发生或可通过直接感知确知的事件; 而非现实性情状则指那些仅存在于思维、想象或推论领域, 尚未成为现实的状态[27]。袁毓林也强调, 未来事件、未实现事件及习惯性事件均具有非现实性的核心特征[21]。从语言类型学视角看, Plamer 将非现实性情态系统分为命题情态与事件情态两大类, 其中命题情态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一般将来时、预测与推论、条件式等多种子类型, 这些类型往往通过特定的形态或句法结构予以标记[28]。汉语虽缺乏系统的形态变化, 但非现实性语义范畴同样通过词汇、句法及句式等手段得以实现。句式“V 他个 NumP”正是汉语中一个承载显著非现实性语义的显性句法框架。其非现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4.2.1. 一般将来时

该句式最显著的时间特征是其将来指向性。它所表述的事件通常尚未发生, 而是说话人对未来动作及其结果量度的一种预期、计划或愿望。即使句子表层没有出现“将”、“要”等将来时间标记, 通过构

式义与语境互动，其未然性依然清晰可辨。这种对未然事件的表述，是非现实性最典型的表现之一。例如：

- (25)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自力更生，苦他个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日子会好起来的。
 (26) 因此，要想根治假货，就必须常刮“打假”之风，来他个天天刮、月月刮、年年刮……
 (27) 心里那个郁闷呀，真恨不得上操场去跑他个三圈，出一身臭汗，那才叫一个痛快。

上述例句中的动作“苦”、“来(刮)”、“跑”均未实现，构式“V 他个 NumP”将这些动作与一个具体的量度结果(时间长度、频率、圈数)捆绑，共同投射为一个有待实现的未来情景。

4.2.2. 命题的推论性

该构式常被用于表达一种基于证据的推论。根据 Palmer 的分类，推论是一种认识情态，表示说话人依据可及证据得出的唯一合理的结论[28]。在“V 他个 NumP”的使用中，结论的得出往往在上文有明确的证据或前提，构式则引出由此推导出的、带有量化特征的必然结果。这种推论具有高度的主观确定性，但本质上仍属于思维推断范畴，而非现实描述。例如：

- (28) (既然)栽了几亩地的瓜，……一来可以零卖些钱混点账，另外这一夏天，可以闹他个“西瓜饱”。
 (29) “那齐怀义是只很值钱的马羊，咱们来个绑票勒索，捞他个千百万，再快活逍遥去也，你看怎样？”
 (30) 我想就在赏心苑附近再盖他十几座两层欧式小楼……一座小楼出租一天收他个两千元。

在这些例子中，构式表达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说话人基于特定条件对可能结果做出的强确信量化推断，如例(29)根据目标价值高，推出赎金数额巨大，例(30)根据小楼的定位与设施，推出可实现的租金标准。这些体现了非现实性在认识情态层面的表现。

4.2.3. 条件依存性

该构式另一大分布特征是与条件句(尤其是假设条件句)高频共现。在“如果/只要/要是……，就 V 他个 NumP”的句法环境中，构式所表述的事件依赖于一个虚拟的、未实现的前提条件。条件分句设立一个非现实的前提，主句中的“V 他个 NumP”则是基于该虚拟前提推导出的结果。这种句法关联性进一步固化了构式的非现实语义属性。例如：

- (31) 要是能找个乡下人家，就先避避风头，躲他个十天半月，待我背上的伤全好，那就甚么都不怕了。
 (32) 让我把订购单拿来。他们要是，我就给你带来他个一百张。
 (33) 只要你好好干，弄他个几万块没什么问题。

在这些条件句中，构式核心表达的不是一个独立承诺，而是一个与虚拟条件捆绑的、非现实的结果。如例(31)中“躲十天半月”的结果依赖于“找到乡下人家”这一未实现的假设，例(32)“买一百张”取决于“他们有货”这一未知条件。前提的非现实性直接决定了结论的非现实性。

综上所述，“V 他个 NumP”构式在时态上指向未来，在情态上表达基于证据的推论，在句法上常依赖于虚拟条件，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其鲜明且系统的非现实性语义特征。它不仅是汉语表达将来时和推测情态的一种重要句法手段，也是体现汉语非现实性范畴语法化表现的个案。

5. “V 他个 NumP”构式义生成的动因阐释

构式“V 他个 NumP”整体意义的生成，是多种认知与交际动因协同作用的结果。其核心构式义——表达带有强烈主观意志的(极)大量预期结果——可以从距离象似、成分隐喻、构式整合及交互主观四个层面得到系统阐释。

5.1. 距离象似性

语言结构的形式距离常常反映其概念距离,这一认知动因被称为“距离象似性原则”。在V与NumP的组合序列中,插入的成分越多、形式距离越远,往往意味着动作(V)对结果量(NumP)的支配力越弱,概念上的实现关联也越间接,从而在心理感知上需要更大的意志力才能达成。试比较以下由客观陈述到主观强调的连续统:

- (34) a. 睡两天/睡五分钟
b. 睡个两天/睡个五分钟
c. 睡他两天/睡他五分钟
d. 睡他个两天/睡他个五分钟

从a到d,V与NumP之间的形式间隔逐渐增大,概念上动作对结果的直接控制性相应减弱,而言者的主观介入(决心、意愿、态度)则逐步增强。构式d(V他个NumP)位于该连续统的末端,其最大形式间距标志着实现NumP所标示的量需要克服最大的“心理阻力”或“现实难度”,从而反向赋予了该数量以“极量”的主观评价。

5.2. “他”的隐喻作用

根据构式语法理论,构式整体义与组成成分之间存在双向互动。一方面,构式义压制并重塑了成分的解读;另一方面,成分的固有语义也贡献于构式义的形成。在“V他个NumP”中,虚指的“他”经历了深刻的语义与功能转化:语音轻化,且失去性、数变化。正是构式整体所表达的“决心攻克难关”的语义,促使“他”获得了一种隐喻化的心理解读,“他”那个有待实现的、具有难度的未然事件或目标,被拟人化为一个需要去“征服”或“应对”的客体对象。这种解读给构式带来了生动性与现场感,也是其多用于口语的原因。

5.3. 构式整合作用

构式整体的语义是整合运作的结果,其“主观极大量”效应是“ $1+1>2$ ”的浮现属性。“他”的贡献在于注入疏离、放任、决绝的态度基调,将事件从客观叙述提升至主观决断领域。“个”的贡献在于对NumP进行个体化与整体化包装,使其成为一个可被整体掌控、处置的心理单元。当二者在构式中协同作用时,“他”的态度与“个”的打包功能相结合,共同将NumP包裹于一层浓厚的主观意志之中。这使得任何客观数量进入此位置后,都被重新解读为承载言者强烈意图的“主观大量”。对比分析:

- (35) 你该办十桌饭庆贺这件事。
(36) 你该办他个三桌饭庆贺这件事。

例(35)中的“十桌”是客观数量大的表达。然而在例(36)中,虽然“三桌”的客观数量小于“十桌”,但一旦被嵌入“V他个NumP”构式,在“他”与“个”共同标记的“主观态度”双重作用下,“三桌”被重新解读为一件需要下决心、花力气才能完成的“大事”,从而在心理层面获得了超越其客观数值的“极大量”感知。

5.4. 交互主观性

该构式的高频使用与语义固化,还涉及交互主观化过程。Traugott和Dasher指出,交互主观性关注说话人对听话人“面子”或“自我形象”的顾及[29]。“V他个NumP”不仅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情感与态度(如决心、豪迈、不满),在对话语境中,它常作为一种修辞策略,用以拉近与听者的距离、引发共鸣或

进行鼓动。它通过一种夸张、决绝的表达方式,邀请听者认同其情感立场,共同进入一种预设的语境氛围。例如:

(37) 我要努力耕耘,写他个没日没夜!

(38) 来顺对来喜说:“他都能喝八碗,我们还不喝他个九碗十碗的?”

例(37)通过“写他个没日没夜”表达决心的同时,塑造了奋发形象,以期获得认同或敬佩。例(38)通过“喝他个九碗”在竞争中激发同伴情绪,具有鼓动性与互动性。此时,构式功能从单纯表达内在主观性,扩展到管理交际双方关系、协调互动立场的交互主观层面。这种语用功能的强化,进一步巩固并推动了构式语义的规约化。

总结而言,“V 他个 NumP”构式义的生成,是一个从距离象似到隐喻协同,再到交际互动的多层次动因驱动的过程。它生动体现了语言形式如何通过认知机制与使用实践,演化出表达复杂主观义的强大产能力。

6. 结语

本研究以现代汉语“V 他个 NumP”构式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构式语法和认知语言学理论,系统分析其构式义、成分制约及生成动因。研究发现,该构式由具备[+自主][+意愿][+未然]特征的动词V与具有[+定量][+有界][+结果]属性的数量短语NumP整合而成,整体凸显强烈主观性与非现实性,表达基于意志的极量预期。构式义的生成是一个多层面协同驱动的过程:认知层面通过“距离象似性”建立主观大量基础;成分层面借助“他”的拟人隐喻与“个”的个体化功能;并且两者协同作用,整合语义,注入主观态度;交际层面经由交互主观化发展出协调立场、强化语势的功能。本研究不仅系统描述了该构式的形式语义特征,也从认知与功能视角阐释了其深层生成机制,为理解汉语主观性表达提供了具体案例,印证了构式语法对汉语特殊句式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 [1] 张爱玲. “V 他个 C”句式的认知阐释[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43(2): 67-72.
- [2] 胥嘉阳. 构式化视角下“V 他个 X”构式的历时演化与机制研究[J]. 文教资料, 2025(12): 3-6.
- [3]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4] 李剑影. 再论“玩它个痛快”[J]. 汉语学习, 2007(2): 55-61.
- [5] 于艳丽. “V 他个 X”结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吉林大学, 2016.
- [6] 韦诗婷. 认知构式语法视角下“V 他个 X”构式的形成探究[J]. 现代语文, 2015(10): 57-59.
- [7] 雷冬平. “喝他个痛快”类构式的形成及其语义研究[J]. 语言科学, 2012, 11(2): 134-147.
- [8]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9] 杨福兵, 吴媛媛. “v 他一 v”中“他”的语用研究[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22(11): 33-35.
- [10] 朴珍玉. 非常规损益构式“V + 他 2 + 数量名”的主观化[J]. 当代修辞学, 2015(1): 37-42.
- [11] 宗守云, 赵东阳. 论主观轻贬量构式“V + 他 + 数量结构”[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52(2): 102-106.
- [12] 王寅, 王天翼. “吃他三个苹果”构式新解: 传承整合法[J]. 中国外语, 2009, 6(4): 22-30.
- [13] 黄国荣, 廖旭东. 现代汉语(修订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14] 熊学亮. 英汉语双宾构式探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4): 261-267+32.
- [15] 杨子, 熊学亮. “动词 + 他/它 + 数量短语”结构的构式分析[J]. 汉语学习, 2009(6): 26-32.
- [16] 宗守云. 试论“V + 个 + 概数宾语”结构[J]. 世界汉语教学, 2013(1): 65-72.

-
- [17] 任鹰. “个”的主观赋量功能及其语义基础[J]. 世界汉语教学, 2013, 27(3): 362-375.
- [18] 刘学敏. 关于“个”的特殊用法[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8(3): 73-76.
- [19] 马庆株. 现代汉语的双宾语构造[M]//语言学论丛(第十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166-196.
- [20] 吕叔湘. 近代汉语指代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21] 袁毓林. 无指代词“他”的句法语义功能——从韵律句法和焦点理论的角度看[M]//语言研究与探索(十二).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44-64.
- [22] 甌齐. 用助词“得”连接的补语所表达的意义[J]. 汉语学习, 1983(4): 13-19.
- [23] 张旺熹. 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2.
- [24] 张伯江. 认识观的语法表现[J]. 国外语言学, 1997(2): 15-19.
- [25] Kuno, S. (1987) *Functional Syntax: Anaphora, Discourse and Empat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6] 沈家煊.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4): 268-275+320.
- [27] Mithun, M. (2001) *The Languages of Native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8] Palmer, F.R. (2001)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167178>
- [29] Traugott, E.C. and Dasher, R.B.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486500>